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人中畫 第四卷 杜子中識破雌雄 女秀才移花接木

詩曰： 萬里橋邊薛校書，枇杷窗下閉門居。  
掃眉才子知多少，管領春風總不如。

這四句詩，乃唐人贈蜀中妓女薛濤之作。這個薛濤，乃是女中才子。南康王韋臯做西川節度使時，曾表奏他做軍中校書，故人多稱為薛校書。所往來的是高千里、元微之、杜牧之，一班兒名流，又將浣花溪水造成小箋，名曰：「薛濤箋。」詞人墨客得了此箋，猶如拱璧，真正名重一時，芳流百世。國朝洪武年間，有廣東廣州府人，田洙，字孟沂，隨父田百祿到成都赴教官之任。那孟沂生得風流標緻，又兼才學過人。書畫琴棋之類，無不通曉。學中諸生，日與嬉游，愛同骨肉。

過了一年，百祿要遣他回家，孟沂的母親心裡捨不得他去，又且寒官冷暑，盤費難處，百祿與學中幾個秀才商量，要在地方上尋一個館，與兒子坐坐。一來可以早晚讀書；二來得些館資可為歸計。這些秀才巴不得留住他，訪得附郭一個大姓張氏，要請一館賓，眾人遂將孟沂力薦於張氏。張氏送了館約，約定明年正月元宵後到館。至期，學中許多有名的少年朋友一同送孟沂到張家來，連百祿也自送去。張家主人曾為運使，家道饒裕。見是老廣文，帶了許多時髦到家，甚為喜歡，開筵相待，酒罷各散，孟沂就在館中宿歇。

到了二月花朝日，孟沂要歸省父母，主人送他節儀二兩，孟沂藏在袖子裡了，步行回去。偶然一個去處，望見桃花盛開，一路走去，看境甚幽僻。孟沂心裡喜歡，佇立少頃，觀玩景致。忽見桃林中一個美人，掩映花下，孟沂曉得是良人家，不敢顧盼，徑自走過，未免帶些賣俏身子，拖下袖來，袖中之銀不覺落地。美人看見，便叫隨侍的丫環拾將起來，送還孟沂。孟沂笑受，致謝而別。明日，孟沂有意打那邊經過，只見美人與丫環仍立在門首。孟沂望著門前走去，丫環指道：「昨日遺金的郎君來了！」美人略略斂身，避入門內。孟沂見了丫環，敘述道：「昨日多蒙娘子美情，拾還遺金。今日特來道謝。」美人聽得，叫丫環請入內廳相見。孟沂喜出望外，急整衣冠，望門內而進。美人已迎著至廳上相見。禮畢，美人先開口道：「郎君莫非是張運使宅上西賓麼？」孟沂道：「然也。昨日因館中回家，道經於此，偶遺少物，得遇夫人盛情，命尊姬拾還，實為感激！」美人道：「張氏一家親戚，彼西賓即我西賓，還金小事，何足為謝？」孟沂道：「欲問夫人高門姓氏，與敝東何親？」美人道：「寒家姓平，成都舊族也。妾乃文孝坊薛氏女，嫁與平氏子康，不幸早卒，妾獨孀居於此，與郎君賢東乃鄉鄰、姻婭，郎君即是通家了。」孟沂見說是孀居，不敢久留。兩杯茶罷，起身告退。美人道：「郎君便在寒舍過了晚去，若賢東曉得郎君到此，妾不能久留款待，覺得沒趣了！」即吩咐：「快辦酒饌！」不多時，設著兩席，與孟沂相對而坐。坐中慇懃勸酬。笑語之間，美人多帶些謔浪話頭。孟沂認道是張氏至戚，雖然心裡技癢難熬，還拘拘束束不敢十分放肆。美人道：「聞得郎君個儻俊才，何乃作儒生酸態？妾雖不敏，頗解吟詠，今遇知音不敢愛丑，當與郎君賞鑒文墨、唱和詞章。郎君不以為鄙，妾之幸也。」遂叫丫環取出唐賢遺墨，與孟沂看。孟沂從頭細閱，多是唐人真跡、手翰詩詞。惟元稹、杜牧、高駢的最多，墨跡如新。孟沂愛惜，不忍釋手，道：「此稀世之寶也！夫人情種此類，真是千古韻人了。」美人謙謝。兩個談話有味，不覺夜已二鼓。孟沂辭酒不飲，美人延入寢室，自薦枕席道：「妾獨處已久，今見郎君高雅，不能無情，願門奉陪。」孟沂道：「不敢請耳，固所願也。」兩個解衣就枕，魚水歡情，極其纏綿。枕邊切切叮嚀道：「慎勿輕言，若賢東知道，彼此名節喪盡了！」次日，將一個臥獅玉鎮紙贈與孟沂，送至門外道：「無事就來走走，勿學薄倖人！」孟沂道：「這個何勞吩咐！」孟沂到館，哄主人道：「老母想念，必要小生歸家宿歇。小生不敢違命留此，從今早來館中，晚歸家裡便了。」主人信以為實，道：「任從尊便。」

自此，孟沂在張家，只推家裡去宿；家裡又說在館中宿。竟夜夜到美人處宿了。整有半年，並無一個人知道。孟沂與美人賞花玩月、酌酒吟詩，曲盡人間之樂。兩人每每你唱我和，做成聯句。如《落花二十四韻》、《月夜五十單》，鬥巧爭妍，真成敵手。詩句太多，恐看官每厭聽，不能盡述，只將他兩人四時迴文詩表日一遍。美人詩道：

花朵幾枝柔傍砌，柳絲千縷細搖風。  
霞明半嶺西斜日，月上孤村一樹鬆。（春）  
涼回翠簟冰人冷，齒心清泉夏月寒。  
香篆裊風清縷縷，紙窗明月白團團。（夏）  
蘆雪覆汀秋水白，柳風凋樹晚山蒼。  
孤幃客夢驚空館，獨雁微書寄遠鄉。（秋）  
天凍雨寒朝閉戶，雪飛風冷夜關城。  
鮮紅炭火圍爐暖，淺碧茶甌注茗清。（冬）

這首詩怎麼叫做回文？因是順讀完了，倒讀轉去，皆可通得。最難得，這樣渾成，非是高手不能。美人一揮而就，孟沂也和他四首，道：

芳樹吐花紅過雨，入簾飛絮白驚風。  
黃添曉色青舒柳，粉落晴香雪覆鬆。（春）  
瓜浮甕水涼消暑，藕疊盤冰翠嚼寒。  
斜石近階穿筍密，小池舒葉出荷圓。（夏）  
殘石絢紅霜葉出，薄煙寒樹晚林蒼。  
鸞書寄恨羞封淚，蝶夢驚愁怕念鄉。（秋）  
風捲雪蓬寒罷釣，月輝霜冷折敲城。  
濃香酒泛霞杯滿，淡影梅橫紙帳清。（冬）

孟沂和罷，美人甚喜。真是才子佳人，情味相投，樂不可言。卻是好物不堅牢，自有散場時節。一日，張運使偶過學中，對老廣文田百祿說道：「令郎每夜歸家，不勝奔走之勞，何不仍留寒舍住宿，豈不為便？」百祿道：「自開館後，一向只在公家。正因老妻前日有疾，曾留得數日。這幾時，並不曾來家宿歇。怎麼如此說？」張運使曉得內中必有蹊蹺，恐礙著孟沂，不敢盡言而別。

是晚，孟沂告歸，張運使不說破他，只叫館僕尾著他，云：到得半路忽然不見。館僕趕去，追尋竟無下落，回來對家主說了。運使道：「他少年放逸，必然花柳人家去了。」館僕道：「這條路上，何曾有甚麼妓館？」運使道：「你還到他衙中間問問看。」館僕道：「天色晚了，怕關了城門，出來不得。」運使道：「就在他家宿了，明日早晨來回我不妨。」到了天明，館僕回話說：「是不曾回衙。」運使道：「這等，那裡去了？」正疑怪間，孟沂恰到。運使問道：「先生昨當宿於何處？」孟沂道：「家間。」運使道：「豈有此理！學生昨日叫人跟隨先生回去，因半路上不見了先生，小僕直到學中去問，先生不曾到宅。怎如此說？」孟沂道：「半路上遇到一個朋友處講話，直到天黑回家。故此盛僕來時間不著。」館僕道：「小人昨夜宿在相公家了，方才回來的。田老爺見說了，甚是驚慌，要自來尋問。相公如何還說著在家的話？」孟沂支吾不來，顏色盡變。運使道：「先生若有別故，當以實說。孟沂曉得遮掩不過，只得把遇著平家薛氏的話說了一遍，道：「此乃令親相留，非小生敢作此無行之事。」運使道：「我家何嘗有親戚在此地方？況親中也無平姓者，必是鬼祟。今後先生自愛，不可去了！」孟沂口裡應承，心裡那裡信他。傍晚又到美人家裡，備對美人說，形跡已露之意。美人道：「我已先知道了。郎君不必怨悔，亦是冥數盡了！」遂與孟沂痛飲，極盡歡情。到了天明，

哭對孟沂道：「從此永別矣！」將出灑墨玉筆管一枝，送與孟沂，道：「此唐物也，郎君慎藏在身，以為紀念。」揮淚而別。

那邊張運使，料先生晚間必去，叫人看著，果不在館。運使道：「先生這事，必要做出來。這是我們做主人的干係。不可不對他父親說知。」遂步至學中，把孟沂之事備細說與百祿知道。百祿大怒，遂叫了學中一個門子，同著張家館僕，到館中喚孟沂回來。

孟沂方別了美人，回到張家。想念道：「他說永別之言，只是怕風聲敗露，我便耐守幾時，再去走動，或者還可相會。」正躊躇間，父命已至，只得跟著回去。百祿一見，喝道：「你書到不讀！夜夜在那裡遊蕩？」孟沂看見張運使一同在家了，便無言可對。百祿見他不說，就拿起一條拄杖，劈頭打去，道：「還不實告？」孟沂無奈，只得把相遇之事，及錄成聯句一本，與所送鎮紙、筆管二件拿將出來道：「如此佳人，不容不動心。不必罪兒了。」百祿取來，逐件一看，看那五色是幾百年出土之物，管上有篆刻「渤海高氏清玩」六個字，又揭開詩來，從頭細閱，不覺心服，對張運使道：「物既稀奇，詩又俊逸。豈尋常之怪？我每可同了不肖子，親到那地方去查一查蹤跡看。」二人遂同出城來，將近桃林，孟沂道：「此間是了。」進前一看，孟沂驚道：「怎生屋宇俱無了？」百祿與運使齊抬頭一看，只見水碧山青，桃株茂盛。荊棘之中，有塚壘然。張運使點頭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，此地相傳是唐妓薛濤之墓。後人因鄭谷詩有：『小桃花繞薛濤墳』之句，所以種桃百株，為春時遊賞之所。賢郎所遇，必是薛濤也。」百祿道：「怎見得？」張運使道：「他說所嫁是平氏子康，分明是平康巷了。又說文孝坊，城中並無此坊，文孝乃是教字，分明是教坊了。平康巷教坊乃是唐時妓女所居，今云薛氏不是薛濤是誰？且筆上有高氏字，乃是西川節度使高駢。駢在蜀時，濤最蒙寵待，二物是其所賜無疑。濤死已久，其精靈猶如此。此事不必窮究了。」百祿曉得運使之言甚確。恐怕兒子還要著迷，打發他回歸廣東。

後來，孟沂中了進士，常對人說，便將二玉物為證。雖然想念，再不相遇了。至今，傳有田洙遇薛濤故事。小子為何說這一段鬼話？只因蜀中女子，從來號稱多才。如文君、昭君，多是蜀中所生，皆有文才。所以薛濤，一個妓女，生前詩名不減當時詞客；死後猶且詩興勃然。這也是山川的秀氣。唐人詩有云：

錦江賦骨蛾眉秀，幻出文君與薛濤。

誠為千古佳話。至於黃崇嘏，女扮為男，做了相府貫屬。今世傳有《女狀元》，本也是蜀中故事。可見蜀女多才，自古為然。至今兩川風俗，女人自小從師上學，與男人一般讀書。還有考試進庠，做青衿弟子，若在別處，豈非大段奇事？而今說著一家子的事，委曲奇咤，最是好看。

從來女子守閨房，幾見裙釵入學堂。

文武習成男子業，婚姻也只自商量。

話說四川成都府，綿竹縣，有一個武官，姓聞名確，乃是衛中世襲指揮。因中過武舉兩榜，累官至參將，就鎮守彼處地方，家中富厚，賦性豪奢，夫人已故。房中有一班姬妾，多會吹彈、歌舞。有一子，也是妾生，未滿三週。有一個女兒，年十七歲，名曰蜚娥。丰姿絕世，卻是將門將種，自小習得一身武藝，最善騎射，真能百步穿楊，模樣雖是娉婷，志氣賽過男子。他起初因見父親是武出身，受那外人指目，只說是個武弁人家。必須得個子弟在鬻門中出入，方能結交斯文士夫，不受人的欺侮。爭奈兄弟尚小，等他長大不得，聽以一向妝做男子，到學堂讀書。外邊走動，只是個少年學生。到了家中內房，方還女扮。如此數年，果然學得滿腹文章，博通經史。遇著宗師到來，他就改名勝杰，表字俊卿。取勝過豪傑、男人之意。一般隨行逐隊去考童生。且喜文星照命，縣、府、道高高前列。做了秀才，他男扮久了，人多認做聞參將的小舍人。一進了學，多來賀喜，府縣迎送到家。參將也只是將錯就錯，歡喜開宴。因武官人家，秀才是極難得的。從此參將與官府往來，添了個幫手，有好些氣色。那內外大小卻像忘記他是女兒一般的，凡事盡要蜚娥支持。他同學有兩個好友，一個姓魏，名造，字撰之。一個姓杜，名億，字子中。兩人多是出群才學，英銳少年，與聞俊卿意氣相投，學業相長，況且年紀差不多，魏撰之方年十九，長俊卿兩歲。杜子中卻與俊卿同年，只小得兩個月。三人就如親生弟兄一般，極是契厚。同在學中一個齋舍裡讀書，二人無心，只認做同窗好友。聞俊卿卻有意要在二人之中，揀一個嫁他。將二人比並起來，又覺得杜子中是同庚生，凡事彷彿，模樣也是他標緻些，更為中意。比魏撰之分外說得投機。杜子中見俊卿意思又好，丰姿又好，常對他道：「我與兄兩人可惜多做了男子，我若為女，必當嫁兄。兄若為女，我必當娶兄。」魏撰之聽得，便取笑道：「而今世界盛行男色，久已顛倒陰陽，那見得兩男便嫁娶不得？」聞俊卿正色道：「我輩俱是孔門弟子，以文藝相知，彼此愛重，若想著淫昵，把面目放在何處？況堂堂男子，肯效玩童所為乎？該罰魏兄東道才是。」魏撰之道：「適才聽得子中愛慕俊卿，恨不得身為女子，故爾取笑。若俊卿不愛此道，子中也就變不及身子了。」杜子中道：「我原是兩下的說話，今只說得一半，把我說得失便宜了。」魏撰之道：「三人之中，誰叫你獨小，自然該吃些虧。」大家笑了一回。

俊卿歸家來，脫了男服，還是個女人。暗想道：「我久與男人做伴，已是不宜，豈可他日捨此同學之人，另尋配偶不成？畢竟只在二人之內了。雖然杜生更覺可喜，魏兄也自不凡。不知後來還是那個結果好？姻緣還在那個身上？」好生委決不下。他家中一個小樓，可以四望，心中有事，趁步登樓。見一隻烏鴉在樓窗前飛過，卻向百步外一株高樹上停翅踏枝，對著樓窗呀呀的叫。俊卿認得這株樹，乃是學中齋前之樹。心裡道：「時耐這業畜叫得可厭，且教他吃我一箭則個。」隨下樓到臥房中取了弓箭，跑上樓來。那烏鴉還在那裡狠叫，俊卿道：「我借這業畜卜我一件心事則個。」扯開弓，搭上箭，口裡輕輕道：「不要誤我！」嗖的一響，箭到處，那邊烏鴉墜地。這邊望見中箭，急急下樓，仍舊改了男妝，往學中看那枝箭的下落。

且說杜子中在齋前閒步，聽得鴉鳴正急，忽然撲的一響掉下來。走去看時，鴉頭上中了一箭，貫睛而死。子中拔出箭來，道：「誰有此神手？恰恰貫著他頭腦。」仔細看那箭幹上有兩行細字道：

「矢不虛發，發必應弦。」

子中念罷，笑道：「那人好誇口！」魏撰之聽得，急出來叫道：「拿與我看！」在杜子手中裡接了過去。正回看時，忽然子中家裡有人來尋，子中掉著箭自去了。魏撰之細看時，八個字下邊還有「蜚娥記」三小字，想道：「蜚娥乃女人之號，難道女人中有此妙手？這也詫異！適才子中不見這二個字，若見時必然還要稱奇了。」沉吟間，早有聞俊卿走將來，看見魏撰之捻著這枝箭，立在那裡。忙問道：「這枝箭是兄捨了麼？」撰之道：「箭自何來的，兄卻如此盤問？」俊卿道：「箭上有字的麼？」撰之道：「因為有字，在此念想。」俊卿道：「念想些甚麼？」撰之道：「有『蜚娥記』三字。蜚娥必是女人，故此想著難道有這般善射的女子不成？」俊卿假言道：「不敢欺兄，蜚娥即是家姊。」撰之道：「令姊有如此巧藝，曾許聘那家了？」俊卿道：「尚未。」撰之道：「模樣如何？」俊卿道：「與小弟有此廝像。」撰之道：「這等，必是極美的了。俗語道：『未看老婆先看阿舅』，小弟還未有室，吾兄與小弟做個撮合山何如？」俊卿道：「家下事多是小弟作主，老父面前，只消小弟一言，無有不依。只未知家姊心下如何？」撰之道：「令姊處也仗吾兄幫襯，通家之雅，料無推拒。」俊卿道：「小弟謹記在心。」撰之喜道：「得兄應承，便十有八九了。誰想姻緣卻在此枝箭上？小弟謹當寶此，以為後驗。」便把那枝箭藏於書箱中，又取出羊脂玉鬧妝一個，遞與俊卿道：「以此奉令姊，權答此箭作個信物。」俊卿接來，束在腰間。撰之道：「小弟聊謔俚言，道意於令姊何如？」俊卿道：「願聞。」撰之吟道：

聞得羅敷未有夫，支譏肯與問津無。

他年得射如樂雉，珍重今朝金僕姑。

俊卿笑道：「詩意最妙，只是兄貌不陋，似太謙了些。」撰之笑道：「小弟雖非賈大夫之丑，若與令姊相並，定是不足。」俊卿含笑而別。

從此，撰之胸中，癡癡裡想著聞俊卿有個阿姊，貌美技精，要得為妻，有了這個念頭，並不與杜子中說知。因為箭是他所捨，恐怕說明這段緣由，起子中爭娶之念。故此半字不題。誰想，這枚箭原有來歷。俊卿學射時節，便懷著擇配之心。竹幹上刻那兩句

固是誇著，發矢必中，也暗藏個應弦的啞謎。他射那烏鴉之時，明知在書齋樹上，射去這枝箭，心裡暗卜一卦：有他兩人，那個先拾得者，即是百年姻眷。為此急急來尋下落，不知是杜子中先拾著，後來掉任魏撰之手裡。俊卿只見在魏撰之處，以為姻緣有定，故假意說是姊姊，其實多暗隱著自己的意思。魏撰之不知其故，恁他搗鬼，只道的真有個姊姊。俊卿卻又錯認魏撰之，乃天定良緣，已是心口相許。但為杜子中十分相愛，好些拋撇不下，歎口氣道：「一馬跨不得雙鞍，我又違不得天意，他日別尋件事端，補其夙昔美情。」明日來對魏撰之道：「老父與家姊面前，小弟十分攬掇，已有允意，玉闌妝也留在家姊處了。老父的意思，要等秋試過，待兄高捷，方議此事。」魏撰之道：「就遲到今冬也無妨。只是一言既定，再無翻變才好。」俊卿道：「有小弟在，誰翻變得？」魏撰之不勝之喜，連忙作揖道：「多謝吾兄王盟，異日當圖厚報。」

話休煩絮，時值秋闈，魏撰之與杜子中、聞俊卿，多考在優等，起送鄉試。兩人拉俊卿同去，俊卿與父參將計較道：「女孩兒家，只好瞞著人暫時做秀才要子，若當真去鄉試，一下子中了舉人，後邊露出真情來，就要鬧著奏請干休。事體弄大了，不好收場。決使不得。」遂托病不行，魏杜兩生，只得撇了自去赴試。揭曉之日，兩生多得中了。聞俊卿見兩家報捷，也自歡喜。打點等魏撰之到家時，方把求親之話與父親說知。不想安綿兵備道與聞參將不合，時值軍令考察。開下若於款數，遞個揭帖到按院處，誣他冒用國課；妄報功績；侵克軍糧；累藏巨萬。按院參上一本，奉聖旨著本處撫院提問。此報一至，聞家合門慌做了一團，也就有許多衙門人，尋出事端來纏擾。還虧得聞俊卿是個出名的秀才，眾人不致十分囉唆。過不多時，兵道行牌到府，說是奉旨：犯人不宜疏縱，把聞參將收拾在府獄中去了。聞俊卿自把生員出名，去遞投訴，就求保候父親。太守准了訴詞，不肯召保。俊卿央著同窗兩個新中舉人，去見太守。太守說礙上司吩咐，做不得情。三人袖手無計。此時魏撰之自揣道：「他家患難之際，料說不得求親的閒話，只好不提。且一面去會試再處。」兩人臨行之時，又與俊卿作別。撰之道：「我們三人同心之友，我兩人喜得僥倖，方恨俊卿因病蹉跎，不得同登。不想又遭此家難，而今我們匆匆進京，心下如割，卻是事出無奈，多致意尊翁，且自安心聽問，我們若少得進步，必當出力相助，來白此冤。」子中道：「此間官官相護，做定圈套陷人，聞兄只在家營救，未必有益，我兩人進去倘得好處，聞兄不若徑到京來商量，與尊翁尋個門路，還是那邊上流頭，好辨白冤枉。我輩也好相機助力。切記！切記！」撰之又私自叮囑道：「令姊之事，萬萬留心，不論得意不得意，此番回來，必求事諧了。」俊卿道：「鬧妝現在料不使兄失望便了。」三人灑淚而別。

聞俊卿自兩人去後，一發沒有商量可救父親。虧得：官無三日急，到有七日寬。無非湊些銀子，上下分派，使用得停當，獄中的也不受苦。官府也不來急急要問，去在半邊，做一件未結公案。參將與女兒計較道：「這邊的官司既未問理，我們正好做手脚。我意要修下一個辯本做成一個備細揭帖，到京中訴冤，只沒個能幹的人去得。心下躊躇未定。」聞俊卿道：「這件事，須得孩兒自去。前日，魏、杜兩兄臨別時，也教孩兒進京去，可以相機行事。但得兩兄有一人得第，也就好做靠傍了。」參將道：「幸得你是個女中丈夫，若親自到京，畢竟停當，只是萬里程途，路上恐怕不便。」俊卿道：「自古多稱緹縈救父，以為美談，他也是個女子，況且孩兒男妝已久，游癢已過，一向算在丈夫之列，有甚去不得？雖是路途遙遠，孩兒弓矢可以防身，倘有人肋問，憑著胸中見識，也支持得過，不足為慮。只是單帶著男人隨去，便有些不便。孩兒想得有個道理。家丁聞龍夫妻，本是苗種，多善弓馬，孩兒把他妻子也扮做男人帶著他兩個，連孩兒共是三人同走。既有婦女服侍，又有男僕跟隨，可以放心一直到京了。」參將道：「既然算計得停當，事不宜遲，快打點動身便了。」俊卿依命，一面去收拾。聽得街上報進士說：「魏杜兩人多中了。」俊卿不勝之喜，來對父親說道：「有他兩人在京做主，此去一發不難辦事。」就揀定一日，作急起身。在學中動一紙遊學呈詞，批個文書執照帶在身邊，路經省下，再察聽一察聽上司的聲口、消息。你道聞小姐怎生打扮？

飄飄巾幘，覆著兩鬢青絲。窄窄靴鞋，套著一雙玉筍。上馬衣裁成短後，蠻獅帶妝就偏垂囊。一張玉靶弓，想開時舒臂、扭腰，多體態。插幾枝雁翎箭，著放處，猿啼離落。逞高強，爭羨道能文善武的小郎君。怎知是女扮男妝的喬秀才！

一路來到了成都府中。聞龍先去尋下一所潔淨飯店，聞俊卿後到，歇下行李，叫聞龍妻子取出帶來的山菜幾件，裝在碟內。向店中取了一壺酒，斟著慢飲。又道是無巧不成話，那坐的所在與隔壁人家窗口相對，只隔得一個小天井。正飲之間，只見那邊窗裡一個女子，掩著半窗，對著聞俊卿不轉眼的看。及至聞俊卿抬起眼來，那邊又閃了進去。遮遮掩掩只不走開。忽地打個照面，乃是個絕色佳人。聞俊卿想道：「原來世間有這樣美貌女子。」看官，你道此時若是個男人，必然動了心。就想妝些風流家數，兩下眉頭眼角，弄出無限情景來了。只因聞俊卿自己也是個火身，那裡放在心上。一面取飯來吃了，且自去衙門前打乾正事。到得去了半日，傍晚回店，剛坐得下，隔壁聽見這裡有人聲，那女子又在窗邊來瞧看。俊卿私下自笑道：「看我做甚？豈知我與你是一般樣的。」正嗟歎間，只見門外一個老姥，走將進來。手中拿著一個小盒兒，見了俊卿放下盒子，道個萬福。對俊卿道：「隔壁景家小娘子，見舍人獨酌，送兩件果子與舍人當茶。」俊卿開看，乃是南充黃柑，順慶紫梨，各十來枚。俊卿道：「小生偶經於此，與娘子非戚、非親，如何承此美意？」老姥道：「小娘子說：『來此間，來萬去千的人，不曾見有舍人這等丰標，必定是貴家出身。』及至問人，說是參府中小舍人。小娘子說，這俗店無物可口，叫老媳婦送此二物來解渴。」俊卿道：「小娘子何等人家？卻居此間壁？」老姥道：「這小娘子，是井研景少卿的小姐。只因父母雙亡，他依著外婆家住。他家裡自有萬金家事，只為尋不出中意的丈夫，所以還未嫁人。外公是此間富員外，這城中極興的客店多是他家的。房子何止有十來處？進益甚廣，只有這裡幽靜些，卻同家小每住在間壁。他也敢主張，把外甥許人，恐怕錯了對頭，後來怨恨。常對小娘子道：『憑你自家看得中意的，實對我說，我就主婚。』」這個小娘子也古怪，自來會揀相人物，再不曾說那一個好。方才見了舍人，便十分稱贊。敢是與舍人是夙世姻緣，天遭到此成就！」俊卿不好答應，微微笑道：「小生那有此福？」老姥道：「好說，好說！老媳婦且去著。」俊卿道：「致意小娘子，多承佳惠，客中無可奉答，但有心感盛情。」老姥去了。俊卿自想一想，不覺失笑道：「這小娘子看上了我。卻不枉費春心？」吟詩一首，聊寄其意。詩云：

為念相如渴不禁，交梨邛橘出芳林。

卻慚未是求風容，寂寞囊中綠綺琴。

次日早起，老姥又來。手中將著四枚剝淨的熟雞子，做一碗盛著，同了一小壺好茶，送到俊卿面前，道：「舍人請點心。」俊卿道：「多謝媽媽盛情！」老姥道：「這是景小娘子昨夜吩咐了老身，支持來的。」俊卿道：「又是小娘子美情，小生如何消受？」有一詩奉謝，煩媽媽與我帶去。」俊卿就把昨夜之詩，寫在一幅桃花箋上，封好了，付與媽媽。詩中分明是推卻之意，媽媽將去與景小姐看了，景小姐一心喜著俊卿，見他以相如自比，反認做有意於文君。後邊二句，不過是謙讓的說話。遂也回他一首，和其末韻。詩曰：

宋玉牆東思不禁，願為比翼止同林。

知音已有新裁句，何用重挑焦尾琴？

吟罷，也寫在烏絲鈔紙上，教老姥送將來。俊卿看罷，笑道：「原來小姐如此高才，難得，難得！」俊卿見他來纏得緊，生一個計較，對老姥道：「多謝小姐美意！小生不是無情，爭奈小生已聘有妻室，不敢野心妄想。上復小姐，這段姻緣，種在來世罷。」老姥道：「既然舍人已有親事，老身去回復了小娘子。省得他牽腸掛肚，空想壞了。」老姥去後，俊卿自出門去，打點衙門事體，央求寬緩日期。諸色停當，到了天晚，才回下處。是夜無詞。來日天早，這老姥又走將來，笑道：「今人小小年紀，到會掉謊！花一般的娘子，滾到身邊，推著不要。昨日回了小娘子，小娘子教我問一問，兩位管家，多說道，舍人並不曾聘過娘子。小娘子喜歡不勝，已對員外說過。少刻，員外自來奉拜說親。好反要成事了。」俊卿聽罷，呆了半晌，道：「這冤家帳那裡說起？只索收拾行李起來，趁早去了罷。」吩咐聞龍與店家會了鈔，急待起身。只見店家走進來報導：「主人富員外相拜聞相公。」說罷，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家，笑嘻嘻進來堂中。望見了聞俊卿，先自歡喜，問道：「這位小相公，想就是聞舍人了麼？」老姥還在店內，

也跟將來，說道：「正是這位。」富員外把手一拱道：「請過來相見。」聞俊卿見過了禮，整了客座坐下。富員外道：「老漢無事不敢冒叩新客。老漢有一外甥，乃是景少卿之女，未曾許著人家。舍甥立願不肯輕配凡流，老漢不敢擅做主張，憑他意中自擇。昨日對老漢說，有個聞舍人，下在本店，丰標不凡，願執箕帚。所以要老漢自來奉拜，說此親事。老漢今見足下，果然俊雅非常，舍甥也有幾分姿容，況且精通文墨，實是一對佳偶。足下不可錯過！」聞俊卿道：「不敢欺老丈！小生過蒙令甥謬愛，豈敢自外？一來令甥是公卿閥閱，小生是武弁門風，恐怕攀高不著；二來老爺在難中，小生正要入京辯冤。此事既不曾告過，又不好為此耽擱，所以應承不得。」員外道：「舍人是簪纓世胄，況又是鸞宮名士，指日飛騰。豈分甚麼文、武門楣？若為令尊之事慌速入京，何不把親事議定了？待歸時稟知令尊，方才完娶。既安了舍甥之心，又不誤了足下之事，有何不可？」聞俊卿無計推托，心下想道：「他家不曉得我的心病，如此相逼，卻又不好十分過卻，打破心事。我想：魏撰之有竹箭之緣，不必說了。還有杜子中，更加相厚，到不得不閃下了他。一向有個主意，要想骨肉女伴中，別尋一段姻緣，以見我之情。而今既有此事，不若權且應承，定下此女。他日作成了杜子中，豈不為妙？那時，曉得我是女身，須怪不得我。說來萬一杜子中也不成，那時也好開交了。不像而今礙手。」算計已定，就對員外說：「既承老丈與令甥如此高情，小生豈敢不受人提挈？只得留下一件信物在此為定，待小生京中回來，上門求娶就是了。」說罷，就在身邊解下那個羊脂五闌妝，雙手遞與員外，道：「奉此與令甥表信。」富員外千歡萬喜，接受在手，一同老姥去回復景小姐道：「一言已定了！」員外就叫店中整起酒來，與聞舍人餞行。俊卿推卻不得，吃得盡歡而罷。相別富員外，起身上路。少不得風餐水宿，夜住曉行，不一日到了京城。叫聞龍先去打聽魏、杜兩家新進士的下處，問著了杜子中的寓所。原來，那魏撰之已在部給假回去了。杜子中見說聞俊卿來到，不勝之喜。忙差長班接到下處。兩人相見，寒溫已畢。俊卿道：「小弟專為老父之事，前日別時，承兩兄吩咐入京圖便，切切在心。後聞兩兄高發，為此不辭跋涉，特來相托。不想魏撰之已歸，幸得吾兄尚在京師。小弟不致失望了！」杜子中道：「仁兄先將老伯被誣事款做一個揭帖，逐一辨明，刊刻起來，在朝門外逢人就送，等公論明白了，然後小弟央個相好的同年，在兵部的條陳別事，帶上一段，就好到本籍去生發、出脫了。」俊卿道：「老父有個木橐，可以上得否？」子中道：「而今重文輕武，老伯是按院題的，若武職官出自名辨，他們不容起來，反致激怒，弄壞了事。不如小弟方才說的為妙，仁兄不要輕率。」俊卿道：「感謝指教，小弟是書生之見，還求仁兄做主行事。」子中道：「異姓兄弟，原是自家身上的事，何勞叮嚀？」俊卿道：「撰之為何回去了？」子中道：「撰之原與小弟同寓多時，他說有件心事，要歸來與仁兄商量。問其何事，又不肯說。小弟說，仁兄見吾二人中了，未必不進京來。他說，這是不可欺的。況且事體要在家裡做的，必要先去，所以告假而歸。正不知仁兄去又到此，可不兩相左了！敢問仁兄，他果然要商量何等事？」俊卿明知是為婚姻之事，卻只不知，推說道：「連小弟也不曉得，他為甚麼，想來無非為家裡的事。」子中道：「小弟也想，他沒甚麼，為何恁地等不得？」兩個說了一回，子中吩咐治酒接風。就叫聞家家人安頓好了行李，不必另尋寓所，只在此間同寓。這寓所起先原是兩人同住的，今去了魏撰之，房舍盡有。就安下聞俊卿主僕三人。還綽綽有餘。

當下，子中又吩咐打掃聞舍人的臥房，就移出自己的榻來相對鋪著，說晚間可以聯牀清話。俊卿看見，心裡有些突兀起來，想道：「平日與他們同學，不過是日間相與會文、會酒，並不看見我的臥起。所以不得看破，而今同臥一室之中，須閃避不得，露出馬腳來，怎麼處？」卻又沒個說話，可以推掉得兩處宿。只是自己放著精細，遮掩過去便了。雖是如此說，卻是天下的事，是真難假；是假難真。亦且終日相處，這些細微舉動，水火不便的所在，那裡遮掩得許多？聞俊卿日間雖是長安街上去送揭帖，做著男人的勾當，晚間宿歇之處，有好些破綻現出在杜子中的眼裡。子中是個聰明人，有甚不省得？覺道有些詫異，愈加留心閒觀，越看越發蹊蹺。這日俊卿出去，忘鎖了拜匣，子中偷揭開來一看，多是些文翰柬帖，內有一幅草橐，寫著道：

成都綿竹縣，信女聞氏，焚香拜告關真君神前：願保父聞確冤情早白，自身安穩還鄉。竹箭之期、鬧妝之約，各得如意。謹疏。

子中見了，拍手道：「眼見得公案在此了！我枉為男子，被他瞞過了許多時。今不怕他飛上天去。只是後邊兩句，解他不出。莫不許過了人家，怎麼處？」心裡狂蕩不禁，忽見俊卿回來，子中接入房中。坐下看著俊卿，只是笑。俊卿疑怪，將自己身上下、前後看了又看，問道：「小弟今日有何舉動差錯了，仁兄見灑之甚？」子中道：「笑你瞞得我好！」俊卿道：「小弟到此來做的事，不曾瞞仁兄一些！」子中道：「瞞得多哩！俊卿自想麼？」俊卿道：「委實沒有。」子中道：「俊卿記得當初同齋時言語麼？原說弟若為女，必當嫁兄，兄若為女，必當娶兄。可惜弟不能為女，誰知兄果然是女，卻瞞了小弟。不然娶兄多時了！怎麼還說不瞞？」俊卿見說著心病，臉上通紅起來，道：「誰是這般說？」子中袖中摸出這紙疏頭來，道：「這須是俊卿的親筆！」俊卿一時低頭不語。子中就挨過來，坐在一處，笑道：「一向只恨兩雄不能相配，今卻天遂人願也！」俊卿急站起身來，道：「行蹤為兄識破，抵賴不得了，只有一件，一向承兄過愛，慕兄之心非不有之，爭奈姻事已屬於撰之，不能再以身事兄，望兄見諒！」子中愕然道：「小弟與撰之同為俊卿窗友，論起相與意氣，還覺小弟勝他一分。俊卿何得厚於撰之；薄於小弟？況且撰之又不在此，何反捨近而求遠，這是何說？」俊卿道：「仁兄有所不知，仁兄可見疏上竹箭之期的說話麼？」子中道：「正是不解。」俊卿道：「小弟因為與兩兄同學，心中願卜所從。那日向天暗禱：箭到處，先拾得者即為夫婦。後來這箭卻在撰之處，小弟詭說是家姊所射，撰之遂一心想慕，把一個玉闌妝為定。此時小弟雖不明言，心已許下了。此天意有屬，非小弟有厚薄也！」子中大笑道：「若如此說，俊卿宜為我有無疑！」俊卿道：「怎麼說？」子中道：「前日齋中之箭，原是小弟拾得。看見乾上有兩行細字，以為奇異。正在念誦，撰之聽得，才走出來，在小弟手裡接去觀看。此時偶然家中接小弟回去，就把竹箭掉在撰之處，不曾取得。何嘗是撰之拾取？若論俊卿所卜天意，一發正是小弟應占了！撰之他日可問，須混賴不得！」俊卿道：「既是曾見箭上之字，可還記得否？」子中道：「雖然看時節倉卒、無心，也還記得，『矢不虛發，發必應弦』八個字，小弟須是杜造不出。」俊卿見說得是真，心裡已自軟了，說道：「果是如此，乃天意了，只是枉了魏撰之望空想了許多時，而今又趕將回去，日後知道甚麼意思？」子中道：「這個說不得，從來說先下手為強，況且原該是我的。就攙了俊卿求歡道：「相好弟兄，而今得同衾枕，天上人間無此樂矣。」俊卿推拒不得，只得含羞走入幃帳之內，一任子中所為。有一首「調《山坡羊》單道其事：

這小秀才有些兒怪樣，走到羅帷忽現了本相。本是個鸞宮裡折桂的郎君，改換了章台內司花的主將。金蘭契，只覺得肉味馨香；筆硯交果，然是有筆如槍。皺眉頭，思著疼，受的是受。明針砭，趁胸懷，揉著竅，顯出那知心酣暢。用一番切切！！來也。哎呀分明是，遠方來，樂意洋洋。思量一糶、一糶，是聯句的篇章。慌忙為雲、為雨，還錯認了龍陽。

事畢，聞小姐整容而起，歎道：「妾一生之事付之郎君，妾願遂矣。只是哄了魏撰之，如何回他？」忽然轉了一想，將手牀上一抵，道：「有處法了。」杜子中倒吃了一驚，道：「這事有甚處法？」小姐道：「好教郎君得知，妾身前日行至成都，客店內安歇，主人有個甥女，窺見了妾身，對他外公說了，逼要相許。是妾身想個計較，將信物權定。推道歸時完娶。當時妾身意思道，魏撰之有了竹箭之約，恐怕冷淡了郎君，又見那個女子才貌雙全，可為君配，故此留下這頭姻緣。今妾既歸君，他日回去，魏撰之題起，所許之言，就把這家的說合與他，豈不兩全其美！況且當時只說是姐姐，他心裡並不曾曉得是妾身自己，也不是哄他了。」子中驚訝道：「原來小姐在途中又有這段奇事，今若說合與撰之，不惟見小姐在友誼上始終全美，就是我與小姐配合，與撰之也無嫌矣。還有一件要問：「途中認不出是女容不必說了，但小姐雖然男扮，同兩個男僕行走好些不便！」小姐笑道：「誰說同來的多是男人？他兩個原是一對夫婦，一男一女。打扮做一樣的，所以途中好服侍走動，不必避嫌也。」子中也笑道：「有其主，必有其僕。有才思的人，做來多是奇怪的事。」小姐就把景家女子所和之詩，拿出來與子中看。子中道：「世間也還有這般的女人，魏撰之得此，也好意足了。」小姐再與子中商量著父親之事，子中道：「而今說是我丈人，一發好措詞出力。我吏部有個相知，先央他做對頭的兵道調了地方，就好營為了。」小姐道：「這個最是要看，郎君在心則個！」

子中果然去央求吏部。數日之間，推升本上。已把兵道改升了廣西地方。子中來回復小姐道：「對頭改去，我今作速討個差與

你回去，救取岳丈了事。此間已是佈置撫按，輕擬上來，無不停當。」小姐愈加感激，轉增恩愛。子中討差解餉到山東地方，就便回籍。小姐仍舊扮做男人，一同聞龍夫妻擊弓帶箭，照前妝束，騎馬傍著子中的官轎，家人原以舍人相呼。行了幾日，將過鄭州曠野之事，一枝響箭擦著官轎射來。小姐曉得有歹人來了，吩咐轎頭：「你們只管前走，我在此對付他。」真是忙家不會，會家不忙。取出囊弓，扣上弦，搭上箭。只見百步之外，一騎馬飛也似跑來，小姐扯開弓，喝聲道：「著！」那響馬不曾防備，早中了一箭，倒撞下馬，在地掙扎。小姐疾鞭坐馬，趕上了轎子，高聲道：「賊人已了當也，放心前去！」一路的人多贊稱小舍人好箭，個個忌憚。子中轎裡得意，自不必說。自此完了公事，平平穩穩到了家中。父親聞參將已因兵道升去，保便在外。小姐進見，備說京中事體，及杜子中營為調去兵道之事。參將感激不勝，說道：「如此大恩，何以為報？」小姐又把被他識破，已將身子嫁與，共他同歸的事說出。參將也自喜歡，道：「這也是郎才女貌，配得不枉了。你快改了妝起，他今日榮歸吉日，我送你過門去罷。」小姐道：「妝還不好改得，且等會過了魏撰之著。」參將道：「正要對你說魏撰之自京中回來，不知為何只管叫人來打聽，說我有個女兒，他要求聘。我只說他曉得些風聲，是來說你了。及至問時，又說是同窗舍人許他的。因不知你的事，我不好回得。只是含糊說：『等你回家。』你而今要會他怎的？」小姐道：「其中有許多委曲，一時說不及。父親日後自明。」正說話間，魏撰之來相拜。原來，魏撰之正為前日婚姻事，在心中放不下，故此就回下想，問著聞舍人，又已往京。叫人打聽舍人有個姐姐的，說話一發言三語四，不得明白。有的說：「參將只有兩個舍人，一大一小，並無女兒。」又有的說：「參將有個女兒，就是那個舍人。」弄得魏撰之滿肚疑心，胡猜亂想。見說聞舍人已回，所以亟亟來拜，要問明白。聞小姐照舊時家數，接了進來。寒溫已畢，撰之急問道：「仁兄，令姊之說如何？小弟特為此給假趕回。」小姐道：「包管兄有一位好夫人便了。」撰之道：「小弟叫人宅上打聽，其言不一，何也？」小姐道：「兄不必疑，玉闈妝已在一個人處。待小弟再略調停，準備迎娶便了。」撰之道：「兄伊這等說，不像是令姐了。」小姐道：「杜子中盡知端的，兄去問他就明白。」撰之道：「兄何不就叫說了？又要小弟去問他人。」小姐道：「中多委曲，小弟不好說得。非子中不能詳言。」說得魏撰之愈加疑心，他正要去拜杜子中，就急忙起身。來到杜子中家裡，不及說別話，忙問聞俊卿所言之事。杜子中把京中同寓識破了他、是女身，已成夫婦的始末根由說了一遍。魏撰之驚得木呆，道：「前日也有人如此說，我卻不信。誰曉得聞俊卿果是女身，這分明是我的姻緣平白錯過了！」子中道：「怎見得是兄的？」撰之述當初拾箭時節，就把玉闈妝為定的說話。子中道：「箭本小弟所拾，原係他向天暗卜的，只是小弟當時不知其故，不曾與兄取得此箭，今仍歸小弟，原是天意。兄前日只認是他令姊，原未嘗屬意他自身，這個不必追悔。兄只管鬧妝之約，不脫空罷了。」撰之道：「符已去矣，怎麼還說不脫空？難道當真還有個阿姊？」子中又把聞小姐途中所遇景家之事說了一遍，道：「其女才貌非常，那日一時難推，就把兄的鬧妝權定在彼。而今想起來，這其間就有個定數了。豈不是兄的姻緣麼？」撰之道：「怪不得聞俊卿道，自己不好說。原來有許多委曲。只是一件，雖是聞俊卿已定下在彼，他家又不曾曉得明白，小弟難以自媒，何由得成？」子中道：「小弟與聞氏雖已成夫婦，還未曾見過岳翁。打點就是今日迎娶，少不得還借重一個媒妁，而今就煩兄與小弟做一做。小弟成禮之後，代相恭敬也，只在小弟身上撮合就是了。」撰之大笑，道：「當得，當得。只可笑小弟一向在睡夢中，又被兄占了頭籌，而今不使小弟脫空，也還算是好了。既是這等，小弟先到聞宅去道意見，可隨後就來。」

魏撰之易了冠帶，竟到聞家。此時，聞小姐已改了女妝，不來相接，只聞參將出迎。到堂中坐下，魏撰之述了杜子中之言，聞參將道：「小女嬌癡慕學，得承高賢不棄。今幸結此良緣，蒹葭倚玉，惶恐，惶恐！」聞參將已打點本日送女兒過門成親，諸色整備停當。門上報說：「杜爺來迎親了。」鼓樂喧天，杜子中烏紗帽，大紅袍，四人轎抬至門首。下轎步入，真是少年郎君，人人稱羨，走到堂中，站了位次，拜見了聞參將，請出小姐來，又一同行禮，謝了魏撰之，啟轎而行。迎至家中，拜告天地，見了祠堂。杜子中與聞小姐正是新親、舊朋友，喜喜歡歡，一樁事完了。只有魏撰之有些眼熱，心內道：「一樣的同窗朋友，偏是他兩個成雙。平時杜子中分外相愛，常恨不將男作女，好做夫婦，誰知今日竟遂其志，也是一段奇話。只是許我的事，未知果是如何？」次日，就到子中家裡賀喜，隨問其事。子中道：「昨晚弟婦就和小弟計較，今日專為此要同到成都去。弟婦誓欲以此報兄，全其口信，必得佳音，方來回報。」撰之道：「多感厚情。一樣的同窗，也該記念著我的冷靜。但未知官人果是如何？」子中走進去，取出景小姐前日和韻之詩，與撰之看了。撰之道：「果得此女，小弟便可以以不妒兄矣。」子中道：「弟婦贊之不容口，大略不負所舉。」撰之道：「這件事做成，真愈出愈奇了。小弟在家願望。」俱大笑而別。杜子中把這些說話與聞小姐說了。聞小姐道：「他盼望久矣，也怪他不得。只索作急成都去，周全這事。」小姐仍舊帶了聞龍夫妻跟隨，同杜子中到成都來，認著前日飯店寓下了。杜子中叫聞龍拿了帖，徑去拜富員外。員外見說是新進士來拜，不知是甚麼緣故，吃了一驚，慌忙迎接進去，坐下問道：「不知為何大人貴足賜喘賤地？」子中道：「學生在此經過，聞知有位景小姐，是老丈令甥，才貌出眾。有一敝友，也中過甲第了，欲求為夫人。故此特來奉訪。」員外道：「老漢是有個甥女，他自要擇配。前日看了一個進京去的聞舍人，已納下聘物，大人見教遲了。」子中道：「那聞舍人也是敝友，學生已知他另有所就，不來娶令甥了。所以敢來作伐。」員外道：「聞舍人也是讀書君子，既已留下信物，兩心相許，怎誤得人家兒女，舍甥女也畢竟要等他的回信。」子中將出前日景小姐的詩箋來，道：「老丈試看此紙，不是令甥寫與聞舍人的麼？因為聞舍人無意來娶了，故把與學生做執照，來為敝友求令甥。即此是聞舍人的回信了。」員外接過來看，認得是甥女之筆。沉吟道：「前日聞舍人也曾說道，聘過了。不信其言，逼他應承的。原來當真有這話，老漢且與甥女商量一商量。來回復大人。」員外別了，進去了一會，出來道：「適問甥女兒說，甚是不快，他也說得是，就是聞舍人果然負心，是必等他親見一面，還了他玉闈妝，以為訣別，方可別議姻親。」子中笑道：「不敢欺老丈說，那玉闈妝也即是敝友魏撰之的聘物，非是聞舍人的。聞舍人因為自己已有姻親，不好回得，乃為敝友轉定下了。是當日埋伏機關，非今日無因至前也。」員外道：「大人雖如此說，甥女豈肯心服，必得聞舍人自來說明，方好處分。」子中道：「聞舍人不能復來，有拙荆在此，可以一會令甥。等他與令甥，說這些備細，令甥必當見信。」員外道：「既尊夫人在此，正好與舍甥面會一會，有言可以盡吐，省得傳消、遞息。」就叫前日老姥來接取杜夫人，老姥一見聞小姐舉止、形容，有些面羞。只是改妝過了，一時想不出。一路想著，只管遲疑，接過間壁裡邊，景小姐出來相迎，各叫了萬福，聞小姐對景小姐笑道：「認得聞舍人否？」景小姐見模樣斯像，還只道或是舍人的姊妹，答道：「夫人與聞舍人何親？」聞小姐道：「小姐恁等識人？難道這樣眼鈍？前日到此，過蒙見愛的舍人，即妾身是也。」景小姐吃了一驚，仔細一認，果然一毫不差。連老姥也在旁拍手道：「是呀，是呀，我方才道面龐熟得緊，那知就是前日的舍人。」景小姐道：「請問夫人，前日為何這般打扮？」聞小姐道：「老父有難，進京辨冤，故喬妝作男，以便行路。所以前日過蒙見愛，再三不肯應承者，只為此也。後來見難推卻，又不敢實說真情，所以代友人納聘，以待後來說明。今納聘之人已登黃甲，年紀也與小姐相當，故此愚夫婦特來奉求，與小姐了此一段姻親，報答前日厚情耳。」景小姐見說，半晌做聲不得。老姥在旁道：「多謝夫人美意，只是那位老爺姓甚名誰？夫人如何也叫他是友人？」聞小姐道：「幼年時節，曾共學堂，後來同在庠中，與我家相公三人年貌多相似，是異姓骨肉，知他未有親事，所以前日就有心替他結下了。這人姓魏，好一表人物，就是我相公同年，也不辱沒了小姐。小姐一去，也就做夫人了。」景小姐聽了這一篇說話，曉得是少年進士，有甚麼不喜歡。叫老姥陪住了聞小姐，背地去把這些說話，備細告訴員外。員外見說是個進士，豈有不攬掇之理？真個是一讓一個肯。回復了聞小姐，轉說與杜子中，一言已定。富員外設起酒來謝媒，外邊款待杜子中，內裡景小姐作主款待杜夫人。兩個小姐說得甚是投機，盡歡而散。

約定了回來，先教魏撰之納聘，揀個吉日，迎娶回家。花燭之夕，見了模樣，如獲天人，因說起聞小姐鬧妝納聘之事。撰之道：「那聘物原是我的。」景小姐問：「如何卻在他手裡？」魏撰之又把先時竹箭題字，杜子中拾得，掉在他手裡，認做另有個姐姐，故把玉闈妝為聘的根由說了一遍。——齊笑道：「彼此夙緣，顛顛倒倒，皆非偶然也。」明日魏撰之取出竹箭來，與景小姐看。小姐道：「如今只該還他了。」撰之就提筆寫一束與子中夫妻，道：

既歸玉環，返卿竹箭。兩段姻緣，各從其便。一笑，一笑。

寫罷，將竹箭封了，一同送去。杜子中收了，與聞小姐拆開來看，方見八字之下，又有「蜚娥記」三字，問道：「蜚娥，怎麼解？」聞小姐道：「此妾閨中之名也。」子中道：「魏撰之錯認了令姊，就是此二字了。若小生當時曾見此二

字，這箭如何肯便與他。」聞小姐道：「他若沒有這箭起這些因頭，那裡又絆得景家這頭親事來？」子中點頭道：「是也。」戲題一束，答道：

環為舊物，箭亦歸宗。兩具錯認，各不落空。一笑，一笑。

從此兩家往來如同親兄弟、姊妹一般。兩個甲科，合力與聞參將辨白前事，世間情面，那裡有不讓縉紳的。逐件贓罪得以開釋，只處得他革任回衛。聞參將也不以為意了。

後邊魏、杜兩人俱為顯官。聞、景二小姐各生子女，又結了婚姻。世交不絕。這是蜀多才女，有如此奇奇怪怪的妙話，若論卓文君成都當爐；黃崇嘏相府掌盞，卻又平平了。詩曰：

世上誇稱女丈夫，不聞巾幗竟為儒。